

阿玉抱著小孩在一旁哭起來
正午的陽光 將她們的影子繪成條貓似的

羅 英 著

明 天 買 隻 貓

明天買隻貓——詩文之美(22)

著作人：羅英
發行人：張綺珊
藝術顧問：李蕭銓
總監：林蔚穎
總策劃：心岱
編務主任：呂月玉
副主編：陳姬君
美術編輯：陳正弦
發行所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公司：台北市長沙街二段41號
電話：(02)381-1669
研究室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9號三樓
電話：(02)522-4941・581-8806

初版：中華民國77年8月出版
定價：新台幣130元
劃撥帳戶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劃撥帳號：0788033-5
總經理：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服務電話：(02)3944854
印刷：花王企業有限公司
出版登記：局版台業字第叁叁貳捌號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交換
著作權所有・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

阿玉抱著小孩在一旁哭喊起來
正午的陽光 將她們的影子繪成侏儒似的

羅 英 著

明 天 買 隻 貓

像貓一樣的女人〈序〉

羅英，美名，羅英這個人，我偶而會在詩人朋友家面見，也知道她和商禽是牽手。這樣一個並不太相熟的朋友，後來，竟如此吸引我，那是，當我成爲她「極短篇」的忠實讀者之後，我發現，我必需要重新認識她，關於她的一切作品，包括過去她被肯定爲傑出的「詩人」之詩作。但是，我翻閱得愈多，讀得愈仔細、用心，對她却更爲陌生。

羅英，是一個令人撲朔迷離的名字，羅英這個人，更有無限且無法測量的才情。

稱「極短篇」或「掌中小說」或「小小說」都是極富想像的文學類形，大約近十年來，很受媒體的熱愛，由於深具「輕、薄、短、小」的現代功能，也很投合讀者的胃納，花

少少時間就可閱讀完畢，不必長篇大論，然而，對於作者來說，在小空間要表現一個完整的故事，怕需要花更大的經營心力呢；功力不夠的則流於戲院的「電影本事」。

「極短篇」這種形式，由柏谷先生譯川端康成的作品在國內介紹了很多，李永熾先生也譯有吉行淳之介的作品，都非常精采，羅英所發表的「極短篇」雖然在這些之後，但其成績的豐碩、水準的高妙當推國內第一家。

她擅長觀照都市景觀和人類心境的因果與消長關係，也常以速寫的方法展現生活場面，而赤裸裸直指生命的內容，有時，她提供幻想與夢境，看似抽象，其實是給予讀者活生生的人生樣本，有充滿繪畫式的冷峻與狂烈，有含韻音樂節奏的細膩靈光，使其作品常可見峯迴路轉，或竟柳暗花明，在不可預測的情境中，道出了作者最深切的對生命、對人性

諸種現象的質疑與答案。

羅英，現實生活中的這個女性，也不平凡。她迷糊、閒散、無為，却又癡情、善感、用功，往往看她是個漫不經心的人，可她又有像貓一般剔透、敏銳的感應能力，瞧她隨意坐到一家速食店的窗口，半天下來，筆記本已全是靈思泉湧的點點滴滴，她的創作「方式」如此之簡單，不必繁瑣的行儀，她樂於孤獨穿梭在這都市叢林中，像貓一樣獨善其身、唯我獨尊。她向來又不求聞達，對世間名利之事亦如嬰兒一般的陌生。她不關心稿費、不關心媒體、不關心別人怎麼看她，她可能只要知道，她名叫羅英：一個喜於創作的女人，一個對世間、生活、人，乃至於大自然的一切，充滿好奇，能自由自在創作的太空領域浮游狂奔。

她寫的「故事」幻想性、寫實性兼具，有時是超現實或

超自然式的，但無論是什麼體裁，却那樣充滿「人間性」，使我經常在閱讀之後的夜眠中複製了一個又一個的夢，那是奇怪的經驗，我總是在夢中成為參與故事的角色，而作者羅英，却是那樣遙遠的、冷酷的、不動聲色的站在「衆生世界」。

心
25

目錄

68	62	56	50	44	38	32	26	20	16	12	8
髮	瓷像	夕陽	白色的傘	螞蟻	雲	漢堡飛行	星空	明天買隻貓	蝴蝶	眼睛	太陽花

146	142	134	128	122	116	110	104	98	92	86	80	76	72
螃蟹	鑽石	茶	花園	風箏那樣的女人	侏儒	生動的海景	兩隻麻雀	繩子	女人	魔術玻璃	真的・假的	街景	囚室

太陽花

「那是什麼花？」

「太陽花，太陽出來的時候才會開花，覺得奇怪嗎？」

「並不奇怪，我自己也喜歡太陽。」

「那你也是太陽花。」

她的生命果真也短暫。死的時候雖然並沒有花之憔悴與凋零的感覺，但是深埋在土中，已永遠與太陽隔絕不再相見。所有與太陽的喜悅與愛戀之情似也都隨同她的身體化作了灰燼。

冷卻了那份悲痛之後，他在她的墓地周圍密密地種植了許多的太陽花。她雖已不能藉附著那些花日日去觀望太陽，至少也能讓死後的靈魂寄居於開了又合、合了又再開的花心

之中，默默地傾訴自己未了的心意。

太陽花開得美麗而茂盛。

看起來是一小片紫紅色的海洋。

讀起來是愛的語言，是詩。聽起來却又是繁富無聲的音樂。

他來到這墓地的時候完全被那些花的魅力所吸引。有時便沒有去注視碑石上她的瓷像。有時甚至連他們以前相愛的種種情形也不再在心中顯現。即使想起一些些也是顏色減褪無法再鮮明起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自己也著急，也恨自己的健忘和寡情。

「多麼可悲的生離死別呀。」他一邊彎腰摘下那因被他踩踏而傷折萎頓著的兩朵小花，一邊喃喃自語著。他忽然覺得手中這花原來是這等的醜陋，而且也不相信傷亡是導致醜

陋的原因。這時太陽已近偏西，地上全部半合著的花朵看起來也不及往日那般的嫵媚動人。

後來他便很少再來墓地探望。有一回他和他新婚的妻散步到了這兒，竟連一朵太陽花都沒有看到。整片地或高或矮的長滿了雜草。

「這兒曾淹過水，水好久都退不了。」

是那樣的原故花全部都淹死了嗎？根也無法再復活嗎？野草也無法回答他的話，依然雜亂地生長著。沒有秩序，沒有章法，沒有愛，也沒有恨。



太 陽 花

眼睛

面對盤子裡一個太陽那樣的煎蛋，他竟感到些許的不快。他小心地將外圈的蛋白全都吃下，留下蛋黃像一個傷感的瞳仁朝他望著。

「這回總算弄對了。」他這樣想的時候，便端起他的黑咖啡啜飲一口。「奶精是化學物，不要加在我的杯子裡。」對她說了三次了，今天才改過來。「這女人，一點都沒努力把家事做好。」

他沒有謝謝她作的早餐。心中雖還餘留著埋怨，卻沒再說，因為她在喝著加了奶精的咖啡時，眼睛像孤雁似的，疲乏而且悲哀。

「互不說再見，是她的錯還是我的錯？大概是她的錯比

較多，我是去工作，而她安然待在家裡。」這樣想過之後，他從車的後視鏡中看到後面一輛暗紅的喜美車。「好奇怪，一直跟著我，已經過了好幾條街了。」他忽然沒有照自己打出的燈號右轉，反而朝直線進行。「那車也跟來了，真是怪事。偏有這麼閒的人。」

開到辦公室附近時，才沒看見那輛紅車的踪影，但是他心中希望明天能再遇到，因為他曾在一次紅燈停車時探頭出來望，發現是個女的在開，還戴著深色的眼鏡。「究竟爲了什麼？但是，何必管她那麼多。」

走進辦公室，他最先是將茶杯內工友預先泡好的茶倒掉。「那麼髒的手，喝不死也會病。」自己又去重新泡了一杯。

「枯燥、乏味、忙碌、緊張」，繼上班族一切複雜的感

覺之後，窗口已看得見垂暮的夕陽了。

「她會一天都待在家裡嗎？」他開車向來不快，可以思索一些事情。「我看不太可能，明天起偶而打個電話回去查看。」

回到家，發現屋裡沒有開燈，他叫了兩聲也沒有回應。他慌忙地在每個地方找尋看她是否有留下字條。

「可惡，什麼話也不留，故意整我。」他坐下來撥電話。所有的朋友親戚處都問過了，最後是警察局和一些著名的急診室。

覺得沒什麼別的地方可以再問時，她居然回來了，手上抱了一隻肥胖的毛茸茸的小狗：「我去買隻狗來玩，找了好多地方才買到。」

他說那狗的眼睛好凶狠、好醜陋。

「其實，你太少去注意自己的眼睛。」她壯著膽，便說了。

他去照鏡子，從鏡子中看見窗外的月。

「月看起來好溫柔。」他自言自語起來，「可惜不是我的或是你的眼睛。」

